

## 从拒载说起

史中兴

寒风中站在马路边扬招，远远看到亮着“空车”顶灯的出租车过来了，加紧招手，车子却毫不理会，扬长而去，半个多小时过去，三四辆空车无一应招。赶一个老同学聚会，什么时候才能有车，急煞人也。硬着头皮等。终于有一辆空车停下，我上车后对司机说，你们出租车真牛呀，我一连招呼三、四辆空车，都不停下载客。司机回答，你得用手机打车软件下单，特别急可以加价。车子内置软件，司机接到单子，直接过来，用软件有奖励，还能拿到乘客加价钱，自然不管你们路边扬招了。乘坐也有利，用手机软件支付也有奖励，可直接扣减车资。我说，你车上没安软件？安了。那你为什么为我停车？司机说，说实话，我也不是见到扬招就停车，一是我还没接到单子，二是我看你还顺眼，你得谢谢我啊！是得谢谢他，不是他载我，等我到会场，恐怕聚会已经结束了。类此遭遇，听友人说过数起，常去北京，也是一样，本来打车就难，如今是难上加难。

不使用手机打车软件者叫苦不迭之际，智能手机玩家欢呼雀跃，他们方便了，又省了钱，抱怨什么，谁叫你们不与时俱进啊！

每项惠及民生的新技术新产品诞生，都该鼓掌欢迎。而且要明白，最先受益的总是少数人，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在满足需要上，让他们拥有更多便利，其他人不会也不应因此心态失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需要可以被漠视，本来拥有的便利会失去。飞机发明了，最早能坐的是少数人，但坐不起飞机的可以坐火车、汽车。网购火了，实体店不会都关张。不少人还是放弃不了逛实体店的乐趣。出租车是为市民大众服务的，尽管本市公交线路四通八达，地铁线路近年发展迅速，但总有它顾及不到的地域，出租车就变得不可或缺。不可能都是事先订车，因为总体上出租车赶不上需要，即使预订，加价不说，有时也难如愿。聚会、购物，临时急需，马路招手，空车即停，长期来人都享有这样的便利，一旦出租车都使用软件去抢单，置路面上招手要车的乘客于不顾，不就把这部份人数不少的乘客的权益给剥夺了？他们在路上碰到急事，麻烦就大了。

社会发达了，提供的可能性多了，让人们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发达的程度也意味着文明的程度，发达与文明，相得而益彰。二者也有相悖的时候，手机软件使一部分人打车更便利了，却以另一部分失去已有便利为代价，算不算是相悖的一例？类似情形，并不限于此例。如果发达带来的便利只是让一部分人如鱼得水，另一部分人却成了洒辙之鲋，这样的发达，该不该打个问号？

发达与文明的相悖，在生活的诸多领域都有表现。不能因此见多不怪，熟视无睹。一时相悖难免，愈演愈烈，就会给社会带来损害。如何破解这个难题，考验的是城市管理者为市民排忧解难的智慧和热忱。

人们对于“第一次”，总能留下鲜明的印象。我第一次吃涮羊肉，在洪长兴羊肉馆，三十多年前了，记忆犹新。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深秋，夏姓朋友三言二语，把我引到洪长兴尝新。曾在书中看到过北京的“东来顺”，我初次实践，即到上海第一涮肉馆品尝，也绝没想到如今涮馆遍布上海的盛况。

洪长兴创建于大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原为马家戏班开办的伙房，后对外营业，仅收取成本。到1918年，马家戏班返京发展，饭店由洪海泉接管。洪以其子名字作店招，即为洪长兴羊肉馆。洪从北京聘来一批操持涮羊肉的技师，又觅得一张据传清宫御膳房流出的蘸料秘方。食客把涮过的羊肉片蘸此料，入口鲜香无比。洪长兴将此秘方沿用至今，至今生意日渐兴隆。

话题回到我初尝涮羊肉。当年洪长兴位于延安路云南路转角处——现在此地已融入延安路高架地域了——透过橱窗玻璃，可以看到几位大师傅，右手握烂银也似的长刃切肉刀，左手按住垫着几层白布的半只剔骨羊肉，有

春节前，从我家窗口望出去，只见小区的花坛里，三株月季开得十分旺盛，一朵朵红花，层层簇簇，缀满了枝头，那一片娇艳的红，透出一份喜庆的色彩。虽然月季全年开花，但在冬天就这样盛开，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也许缘由前几天的暖吧。此时，家里的水仙也在盛开，窗内窗外，娇艳的月季与清丽的水仙相映成趣，令我心情舒畅。

我不由下楼近前观赏。只见那红花并非像红玫瑰那般浓烈，却比红玫瑰明艳。花朵重瓣，层次丰富，从花蕊开始，一层层从里到外地舒展，最外面的几片花瓣，尽情舒展成水平状态。当花瓣在风中轻飘飘地抖动时，显得如绢般的柔软，令人顿生怜爱之情。花蕊是黄色的，高出花瓣许多，在花瓣的簇拥下，一根根像竹、像剑般神气地挺立着。世上靓丽的红黄两色，集中在



绿梅（中国画）陈征雁

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白色的搪瓷盆里，一盆二两，价二角三分。羊肉红白鲜明，看了就动心，不由人不折进店。

照例满座，几乎每个食客后面站着个候座的。好不容易在共和锅边挤到了两个位子。何谓“共和锅”，现在上海看不大到了，介绍几句：圆台面，中间镶嵌直径一米的圆锅，锅里是沸腾的涮汤。围桌

## 洪长兴的蘸料

张燮璋

的十名食客共同在这锅里涮。酒足饭饱之余，盛一勺漂着羊油的涮汤。冲在蘸料碗里，一饮而尽，岂不快哉。个人餐具除了碗筷之外，还有一个铁丝编的漏勺和一个长柄勺。个人点的羊肉片、牛百叶、菠菜等，必不可少的是一个小碗蘸料（每碗一角五分）。

印象深刻的，不仅是结果，还是过程。哆嗦着夹起一片生羊肉，在沸腾的共和锅的沸汤里涮一下，怕不熟，再涮一下，蘸一点调料，塞进嘴里。真刺激，太好吃了……

书里看到，涮羊肉是成吉思汗行军中为赶时间而发明的快餐法，味道这么好，在今天的中国这么普

每一朵月季花身上。年初四，一股寒潮南下，一天之间，气温急剧下降。夜晚，在迎财神的鞭炮间隙中，分明听到了寒风阵阵地呼啸，阳台上的窗玻璃也在咣咣作响。我不得不由担忧起那三株月季花来：明天恐怕遍地残红了吧？

## 冬日月季

王鸣光

初五早晨，天气晴朗，却寒风不息。我起床后，便到窗口看那三株月季，果然，枝头上的花朵掉了不少，原来的累累景象，如今变得稀稀落落。急忙下楼，只见每株月季下面，铺着一层残红，花瓣还是那么柔软、色彩也还是那么鲜艳，却已经成为落花，相互重叠堆积，呈现狼藉

的景象。再看枝头上残留的花朵，花瓣都蜷缩起来，索索抖着，随时准备凋零。原来挺立的花蕊，也显得萎靡不振。

我不由感叹，毕竟是冬日，何必这般急吼吼地盛开呢？况且，此时是腊梅与水仙开花的季节，游人的镜头对着它们，文人

“结束”一

词的现代意义

主要指完毕，

即发展或进行

到最后阶段，

并不再继续。这个表示“终了、完成”的意思，其来源

主要是历史上的服饰的穿着方式。

“结束”早先用于以布或麻类织物扎缚或捆扎，一般表示

装束的动作。“结”指中式衣襟穿系上短带使不散开的动作，就是穿好上衣后扎起来打个结；“束”是

扎上腰带使不松不紧的动作，就是指扎上带子。由于“结”与“束”都是服饰穿着动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打了

结、扎了束”就是装束完毕或是“穿好了”，所以“结束”渐渐从装束停当演变为“完毕、终了”的意思。“结束”用了

绞丝旁的“结”字和表示捆扎意思的“束”字，分别从行为程序的完毕表明了词语的物质来源，同时也以文字物

证显映出中式服装款式的历史图样。从文字的角度，又可以认为其形象地记载了古人服饰中前襟右衽款式和打结扎束的图像。由此，也佐证了表示“完毕、完

了”用上绞丝旁的“结”与会意字“束”的合适理据。

这项用法，在唐代杜甫诗中有“结束多红粉，欢娱恨白头”。元代又有白朴“把箇太真妃扶在翠盘间，快结束，宜收扮”。早期白话中的“结束”也多指装束、打扮的一个程序。到了现代，叶圣陶先生《旅程的伴侣》中有“身上穿着布袄，结束整齐，且又清洁。”其“结束”亦指装束或打扮。

## “结束”曾为装束语

贺国伟



墨客用才情歌咏它们。月季花尽管花色娇艳，尽管也在斗寒傲雪，却无人关注，可谓生不逢时啊。

一阵寒风袭来，月季摇曳起来，枝叶发出簌簌响声，随即便有几片花瓣坠落。与此同时，我惊奇地发现，枝叶间躲藏着许多绿色的花苞。我开始还一二三四地数着，不一会儿，便发现数不胜数。绿色的花苞远比枝上的花还要多。每一朵花苞显得十分结实饱满，充满勃勃生机，有的花苞尖上已经露出一点点红，有的花苞已隐约露出层层的花瓣。原来在阵阵的寒风中，三株月季花不仅没有气馁，而且正在前仆后继地争相开放呢！它们不在乎此时梅花水仙正在受宠得意，不畏惧天气忽暖忽寒，想开便开，那是何等

的淡定、坦荡和豪放啊！此时，我的心情从欣赏变成了崇敬。

花苞。原来在阵阵的寒风中，三株月季花不仅没有气馁，而且正在前仆后继地争相开放呢！它们不在乎此时梅花水仙正在受宠得意，不畏惧天气忽暖忽寒，想开便开，那是何等

的淡定、坦荡和豪放啊！此时，我的心情从欣赏变成了崇敬。

花苞。原来在阵阵的寒风中，三株月季花不仅没有气馁，而且正在前仆后继地争相开放呢！它们不在乎此时梅花水仙正在受宠得意，不畏惧天气忽暖忽寒，想开便开，那是何等

的淡定、坦荡和豪放啊！此时，我的心情从欣赏变成了崇敬。

花苞。原来在阵阵的寒风中，三株月季花不仅没有气馁，而且正在前仆后继地争相开放呢！它们不在乎此时梅花水仙正在受宠得意，不畏惧天气忽暖忽寒，想开便开，那是何等

的淡定、坦荡和豪放啊！此时，我的心情从欣赏变成了崇敬。

花苞。原来在阵阵的寒风中，三株月季花不仅没有气馁，而且正在前仆后继地争相开放呢！它们不在乎此时梅花水仙正在受宠得意，不畏惧天气忽暖忽寒，想开便开，那是何等

的淡定、坦荡和豪放啊！此时，我的心情从欣赏变成了崇敬。

花苞。原来在阵阵的寒风中，三株月季花不仅没有气馁，而且正在前仆后继地争相开放呢！它们不在乎此时梅花水仙正在受宠得意，不畏惧天气忽暖忽寒，想开便开，那是何等

的淡定、坦荡和豪放啊！此时，我的心情从欣赏变成了崇敬。

花苞。原来在阵阵的寒风中，三株月季花不仅没有气馁，而且正在前仆后继地争相开放呢！它们不在乎此时梅花水仙正在受宠得意，不畏惧天气忽暖忽寒，想开便开，那是何等

的淡定、坦荡和豪放啊！此时，我的心情从欣赏变成了崇敬。

花苞。原来在阵阵的寒风中，三株月季花不仅没有气馁，而且正在前仆后继地争相开放呢！它们不在乎此时梅花水仙正在受宠得意，不畏惧天气忽暖忽寒，想开便开，那是何等

九嶷派的名字来源于九嶷山。九嶷山在现在的湖南境内，据说舜帝死后葬于此。在《楚辞》中，有不少地方提到九嶷山的神灵，像是《湘夫人》中“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离骚》中“百神翳其备降兮，九嶷缤其并迎”等等，而九嶷派的传谱中也有《离骚》一曲，可谓其源久矣。尽管从地域上看，九嶷山在长江以南，应属南方，而九嶷派却应算作北方的琴派。九嶷门派之创，始于民国琴人杨时百在北京成立“九嶷琴社”，并据此授琴。杨时百本是湖南人，曾向“自称其法得广陵正宗”的黄勉之学琴，他自号九嶷山人，但“九嶷琴社”确实是在北京“注册”的。而从九嶷派的琴风特点来看，也是带有鲜明的北地特色，与南方的虞山派有着显著区别。正如南宋时郭楚望躲避战祸于九嶷山附近，并写作了名曲《潇湘水云》，九嶷派的血脉中，始终带有些“客居”的味道。这种“客居”的味道，或许也反映在其琴声中，成其独特之处。

如今的九嶷派弟子众多，和虞山派并立为南北两大琴学流派。杨时百的弟子、现代九嶷派大师管平湖先生也与吴景略先生齐名，我的古琴老师以为，他二人可比之于唐诗中的李白、杜甫，吴先生是李，管先生是杜，二人风格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管平湖先生有四首不可不听的名曲：《广陵散》《欽乃》《离骚》《流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流水》。如之前所言，古琴上并无门派之轻，正如浙派的《潇湘水云》在吴先生手中发扬光大，川派的《流水》到了管先生手里，却不只是发扬光大，而是可以确定为“名播宇宙”、“永垂不朽”了。因为，管先生所演奏《流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被放进“旅行者2号”所载的光盘里送去太空的。据说它将无限地运行下去，向太空中可能存在的智慧生物致意，俞伯牙追寻千载的知音，说不定能在外星幸运呢。

此外，查阜西先生也是现代的著名琴家之一，他与彭祉卿、张子谦当年在上海活跃一时，被琴友称作“浦东三杰”。查阜西也是弹奏《潇湘水云》的高手，他的弹法与吴先生不同，被称为“温潇湘”。这“温”有温和之意，想要显得温和，自然要弹得柔缓。据说他的一曲《潇湘水云》弹完需要十二分钟，而吴景略先生所弹的“潇湘”则不满十分钟。可不要小看了这两分多钟的差异，吴先生的弹奏中不知有多少急切险峻处，到了查先生手里，都化作绕指柔了。

有趣的是，查阜西本人也因擅弹潇湘而得名“查潇湘”。彭祉卿与张子谦则分别因擅长演奏《渔歌》和《龙翔操》而别号“彭渔歌”、“张龙翔”。这不禁让人想起词坛中因“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和“柔柳摇摇，坠轻絮无影”而得名“张三影”的张先；因“山抹微云，天黏衰草”而得名“山抹微云君”的秦观；因“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而得名“贺梅子”的贺铸。看来文学与艺术间的相通处比比皆是，这种根据代表作品所起的文人雅号，不仅是一时的风流佳话，也给后世人和研究和学习出了门径。

江湖名号：九嶷派

祖师：杨宗稷（时百）

琴风：苍劲坚实、雄健潇洒

名曲：《潇湘水云》《广陵散》《欽乃》《离骚》等

名家：查阜西、管平湖、乐瑛等

秘籍：《琴学丛书》

下一回：源出虞山：广陵派与梅庵派

的调整。它在缅怀的慢板和终乐章辉煌的英雄的颂歌之间，作了完美祥瑞的连接和铺垫。它很快，也很动听。像是对身后的一个回眸，也是对前方的一个呼唤。

终曲乐章把一路唱来的对英雄的缅怀，唱成一首英雄的颂歌。到这里，所有之前模糊的都变得清晰了，所有以前无力的都变得充满了力量，所有之前暗淡的都变得辉煌了。一种来自贝多芬精神的欢乐和英雄的情绪，让幸福被讴歌，被向往。

总体来说，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因其充满了崇高，悲情，坚毅的情绪，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凌驾在生死情怀之上的英雄情怀，被后人称作是继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后的又一首千古流芳的“英雄”交响曲。

布鲁克纳是一个大器晚成者，他在年近60岁时，才终于因第七交响曲获得成功。无疑，第七交响曲是布鲁克纳的晚晴之作。

在这以后，他终于可以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宁静无为地一说天机了。

## 南雁北飞九嶷派

琴的江湖之四  
钟茜

寻琴记

## 十日谈

老上海的餐馆

明日介绍一家老上海犹太咖喱饭店。